

蒙古族四胡演奏家孙良

阿拉坦巴根

编著

甘珠尔扎布

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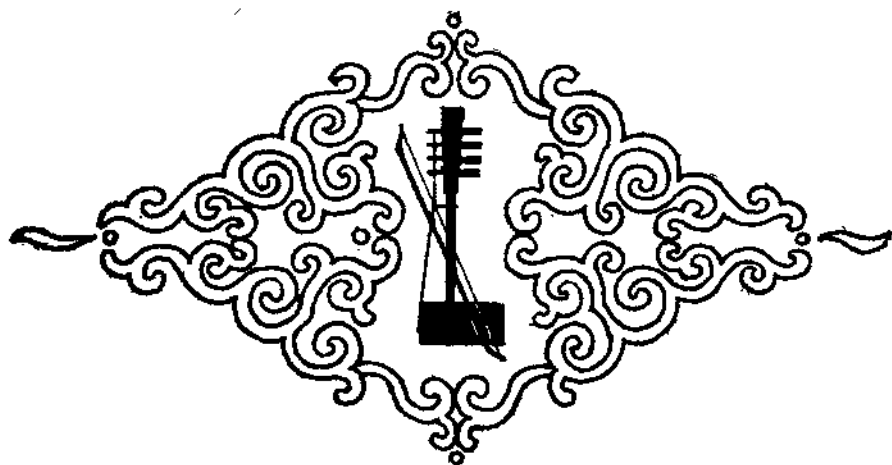


Menggu zu si hu
yan zou jia sun liang

蒙古族四胡演奏家孙良

阿拉坦巴根 编著

甘珠尔扎布 翻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呼和浩特

蒙古族四胡演奏家孙良

阿拉坦巴干 编著

甘珠尔札布 翻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土左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6.375 字数：100千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8089·210 每册：1.20元

出版说明

独具特色的蒙古族民间乐器中，除马头琴外，流传最广泛并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还有蒙古四胡。

蒙古四胡的著名演奏家孙良是内蒙古四大民间艺人（其它三位为琶杰、毛依罕、色拉西）之一，现已到了耄耋之年。他把传统的蒙古四胡改革成了高音四胡，是对蒙古族民间乐器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新。改革后的高音四胡不仅能独奏、重奏和合奏，而且还能为舞蹈及歌唱伴奏。同时，孙良在六十多年的演奏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如按、打、滑、弹等一套演奏技巧和方法，已为世人所叹服。

孙良的高音四胡演奏艺术和他对于四胡的改革，是他一生努力探索、实践所获取的丰硕成果，它象一束放射着艳丽光彩的鲜花，盛开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文艺百花园中。

目 录

孙良小传.....	(1)
孙良与四胡.....	(8)
孙良演奏法.....	(11)
孙氏八音谱.....	(18)
附一、C调“八音”把位图	(19)
附二、G调“八音”把位图	(20)
附三、D调“八音”把位图	(21)
八音曲谱.....	(22)
八音（第一把位）	(22)
八音（第二把位）	(26)
八音（第三把位）	(30)
八音（第四把位）	(33)
八音（第一、第二混合把位）	(34)
八音（第一到第三混合把位）	(37)
八音（第一到第四混合把位）	(41)
孙良创作之高音四胡曲.....	(44)
家乡新貌.....	(44)
葡萄藤蔓.....	(45)
孙良改编之高音四胡曲.....	(47)
德利伶.....	(47)
德兴格.....	(48)
千里驹.....	(48)
吉其杨.....	(49)
三祝愿.....	(50)
莫德利玛.....	(50)
月香.....	(51)
巫婆杜来.....	(51)
苏木茹昂嘎.....	(51)
南花.....	(52)
昙花（一）	(52)

昙花 (二)	(53)
荷英花 (一)	(53)
荷英花 (二)	(54)
龙梅	(54)
达那巴拉	(55)
金珠尔 (一)	(55)
金珠尔 (二)	(56)
阿杜沁阿斯尔	(56)
翠玲	(57)
杨苏日翠玲	(57)
田翠玲	(58)
金珠尔玛	(58)
韩德尔玛 (一)	(59)
韩德尔玛 (二)	(59)
桑赛玛	(60)
日格吉玛	(60)
刚列玛	(60)
德力格尔玛	(61)
高格尔玛	(61)
蜜香	(61)
丁香波日	(62)
杜吉雅	(62)
包金花	(63)
万里香	(63)
韩蜜香	(63)
春香	(64)
陶克陶胡	(64)
杜来	(65)
茫汗杜来	(65)
仁钦哥哥	(65)
拉西玛昂嘎	(66)
傻大爷	(66)
海力海棠	(66)
满敦通拉嘎	(67)
白棠	(67)
梨花	(68)
西秀梅林	(68)
嘎达梅林	(68)

巴拉吉尼玛扎那·····	(69)
英格洛成·····	(69)
洛阳·····	(70)
黄色山峰·····	(70)
乌尤黛·····	(70)
乌云珊丹·····	(71)
乌仁高娃龙紫·····	(71)
九十令·····	(72)
万梨·····	(72)
北京喇嘛·····	(73)
音登格·····	(73)
韩秀英(一)·····	(74)
韩秀英(二)·····	(74)
梁金东·····	(75)
彦金高勒·····	(75)
高小姐·····	(75)
张玉石·····	(76)
新旋·····	(76)
满小子·····	(77)
陶拉·····	(77)
特木勒·····	(77)
金柱·····	(78)
阿来·····	(78)
那木吉拉·····	(78)
套宝干阿吉·····	(79)
天上的风·····	(79)
四海·····	(80)
王喜双·····	(80)
奔布来·····	(80)
吉木斯·····	(81)
布日其其格·····	(81)
吐古拉金山·····	(82)
万杰·····	(82)
萨拉吉德·····	(82)
明月·····	(83)
哲得日娜娜·····	(83)
白姑娘·····	(84)
婚宴歌·····	(84)

绿色旌旗.....	(85)
爱之歌.....	(85)
美丽的姑娘.....	(85)
走马.....	(86)
窗之蝇.....	(86)
文化之可贵.....	(87)
烟卷.....	(87)
蓝缎子袄.....	(88)
说书调(一).....	(88)
说书调(二).....	(89)
说书调(三).....	(89)
说书调(四).....	(90)
说书调(五).....	(90)
说书调(六).....	(90)
说书调(七).....	(91)
说书调(八).....	(91)
说书调(九).....	(91)
说书调(十).....	(92)
说书调(十一).....	(92)
说书调(十二).....	(93)
说书调(十三).....	(93)
说书调(十四).....	(94)
说书调(十五).....	(94)
本书乐曲中的各种符号说明.....	(95)

孙良小传



一九一〇年的农历正月初五，在卓索图盟蒙古镇旗（今辽宁阜新县）的乌和日吐赫口雅村的一个名叫套克腾嘎的贫苦农民家里，又出生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便是套克腾嘎的第四个儿子——孙良。

一、四胡神童

那时，孙良一家人过着极端贫苦的日子，从他懂事时就知道了挨饿是什么滋味，他看见有钱人家的孩子，食品总是多得吃不完，可自己好像是饿大的。父亲套克腾嘎和哥哥给本屯地主太平家扛长工，遇上风雨不顺便连年歉收，日子实在难以过下去。因此在孙良七岁那年，全家只好搬到十家子屯居住，父亲和大哥又给地主贺西格家当了长工。这年生活好点了，转年给大哥阿尤拉吴贵娶了个媳妇，全家的债务又多起来。七、八岁的孙良和别的贫穷人家的孩子一起衣不遮体的在屯子里奔跑。

一天，屯里来了个名叫丹巴仁钦的说书艺人，小小的屯子立刻轰动了。旧社会，穷人们穷是穷，可也有自己的欢乐，比如听说书艺人说书就是蒙古族最喜欢的娱乐生活。据说丹巴仁钦是全蒙古镇旗最有名的说书艺人——达林嘎的高徒，这名师的威望给丹巴仁钦也增添了几分荣耀。

晚上，屯里的乡亲们聚集在一起听丹巴仁钦说书，丹巴仁钦口齿伶俐，学什么象什么，大家听得入了迷。可孙良却盯住四胡不动了，丹巴仁钦讲的内容全没注意。他惊讶极了，这么个东西在艺人手里怎么能发出那么美妙的声音？孙良从小有个习惯，只要是他感兴趣的東西总要琢磨出个道道来。

屯里的孩子们听完故事早就跑走玩去了，可是孙良象着了魔似的，丹巴仁钦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别人问孙良跟着丹巴仁钦干吗？他回道：看他拉四胡，我也想学拉四胡。

说书艺人丹巴仁钦也很喜欢这个认真、纯朴的孩子，屯里爱听说书的人们知道后就鼓动孙良的父亲说，叫孙良给丹巴仁钦当个徒弟吧！今后，屯里也有自己的艺人了。孙良一心迷住了四胡，当然想当这个徒弟。他还见过蒙古人拜师的情形，一壶白酒，再加一条哈达，给

师傅磕三个响头就行了。

父亲知道了后极力反对，狠狠地骂了孙良一顿：“你不是瞎子，也不是瘸子，学那玩意儿干什么？”

孙良从小脾气就倔，着着实实回了父亲一句：“你不是也有一把四胡吗？”这下可气得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

孙良的父亲的确有一把四胡，常年挂在墙上，没见他动过一次，孙良平时也没注意那玩意儿。

可怎么说父亲还是不让他去和丹巴仁钦学艺，这样，孙良失去了和丹巴仁钦学拉四胡的良机，但是年幼的孙良并没有失去信心，每当夜幕降临，他就偷偷溜到丹巴仁钦说书的地方听他说书，看他拉四胡。可孙良没有料到，因为父亲没让他做丹巴仁钦的徒弟，丹巴仁钦误认为是看不起自己。因此，只要孙良一来，丹巴仁钦就垂下眼帘，松了琴耳，把四胡丢在一旁，从此来表示自己的不满。

这样冷场了几次，人们就看出了丹巴仁钦的心思，所以孙良再来，大人们就把他推出门外，年幼的孙良当然不知这是怎么回事，扫兴地离开了。可悠扬的琴声一起，强烈的好奇心又驱使他折回来，站在窗外听着，有时实在忍不住了，就把人家的窗纸捅破，目不转睛地观察丹巴仁钦的手指在琴弦上按抹的动作。

丹巴仁钦的琴声是优美动听的，这淳朴的民间艺术深深地陶冶了孙良幼小的心灵，更增加了他学拉四胡的信心。

从这以后，孙良在玩耍的时候，也与其他孩子不同，他总是拿着两根柳条，找个地方坐下来模仿丹巴仁钦的样子拉起四胡来。

他仔细观察好四胡的构造后，就日夜盼望着自己有一把四胡。但由于家境贫寒，实在买不起，他便决心制造出一把自己的四胡来！

小孙良找到了自己的玩具，一个旧茶叶筒当琴筒，用鸡皮挡住一面，用木棍做琴杆，自制了一把小四胡，这就是高音四胡的前身。

孙良在自己的小四胡上断断续续地奏出几首民歌调，为此他大为兴奋。

孙良十一岁那年，十家子屯又遭了水灾，粮食颗粒未收，全家只好又搬到达尔罕旗（今哲盟科左中旗）岳伦毛都屯给地主巴特尔当了长工。邻村娘更营子有他舅舅家，孙良的舅舅也是个爱拉善唱的人，孙良经常跑到舅舅那儿拉四胡对歌，这时的孙良，四胡拉得已经有些名气了。

这年夏天，夏锄繁忙，父亲和哥哥们午间不回来，大嫂到田头去送午饭，母亲和一些妇女在房后的阴凉地里做针线活儿，家里没有人。趁这个机会，孙良偷偷溜进屋里，跳上炕取下父亲那落满灰尘的四胡，坐在那儿一个音一个音的拉起来，拉他熟悉的民歌“特木勒”。头天中午就拉会了前半部，孙良很满意自己的成绩，第二天中午，又拉会了中间部分，第三天中午又拉会了后一部分。到了第四天中午，他已经从头到尾全拉下来了，孙良兴奋极了，他低头一遍又一遍地拉着，完全陶醉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里，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一切。

直到父亲出现在眼前，他才猛醒过来，父亲是最不喜欢他拉四胡的。孙良呆呆地望着父亲，脸上的表情十分尴尬。

孙良的父亲心里十分惊奇，这么小小的孩子竟会拉出这么动听的曲调，真是少有。他站

了一会儿，默默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又好象对孙良说：“拉四胡也没什么，没什么……”

孙良这才松了口气。

十一岁的孙良拉四胡出了名，全屯的男女老少都夸赞他，有人说：“孙良是道义的魂儿。”——已去逝的道义以说书闻名全旗。

这样，孙良已经成了全屯人人皆知的四胡神童了，这时的孙良已经会拉不少的民歌曲调了。

有一天孙良向父亲提出：“我能不能上学读书？”

父亲回答说：“念书有什么用？我们也不收租、不算帐的，还是干活儿吧！”

孙良知道，父亲在家里说话是算数的，书是念不成了。从此，他再也没提上学读书的事儿。为此，孙良难过了好久、好久……

二、动荡的年代

因为家庭生活贫苦，年仅十三岁的孙良也开始下地干活儿了，当地人把他这么大的小长工叫“半拉子”。从秋天开始，孙良日夜在地里劳动，没那么多的时间拉四胡了，虽然父亲的四胡归他所有了，也只能利用农闲时间拉四胡，和他一起干活儿的长工们都是他最热心的听众。他拉的四胡深得大家的欢迎。

不久，屯里又搬来了一户长工，他叫额纳比西，是个乐天派，吹、拉、弹、唱，样样都会。额纳比西虽然四胡拉得不怎么样，却会拉几首“八音”谱，这是孙良不知道的曲子，孙良立即和他学拉“八音”。额纳比西还真有两下子，不知他从哪儿学的，会用三个把位拉五首“八音”，这是怎么回事呢？

孙良曾问过他：“八音到底在哪个音上结束？”

额纳比西说：“八音的结束就是八音的开始……”

孙良还是不明白，再问额纳比西，他不说了，后来只好自己慢慢摸索，一遍一遍的拉，变换把位拉。孙良终于从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弄清了额纳比西那句话的含意——“八音”的变化是无穷尽的。

地主最讨厌孙良拉四胡，怕耽误了给他干活儿，一见孙良拉四胡就训斥他，还威胁说要砸了他的四胡；但这并不能动摇孙良的决心，他并未屈服。地主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但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每天长工们拉胡吹箫到半夜，第二天能下地好好干活儿吗？

终于有一天，地主以此为借口解雇了孙良一家，孙良很怕父母责备他，低着头几天不说话，四胡声也听不到了。

母亲用眼睛盯着孙良，意思说：“看看吧，你四胡拉得全家人连饭碗也打了。”

可父亲一点儿责怪的意思都没有，立即派大哥出去再找地方，自己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孙良从心眼儿里感谢父亲。

穷人家没几件东西，破被子一卷就完了。孙良一家又迁到芒肯营子（沙沦子屯），找了一家土地不太多的人家当起了长工。

芒肯营子住着一户“达尔汗”王爷的秘书，叫仁钦札木苏，这个秘书酷爱音乐，自己也会演唱“弹琴”，他听了孙良拉的四胡后，很赞赏孙良的四胡演奏技巧。所以，他常与孙良在一起合乐对歌，此时，父亲也喜欢听孙良拉四胡了，一来是因为仁钦札木苏是有社会地位的人，父亲本人也得尊敬他；二来孙良的四胡拉得人人爱听，大家为此也很尊敬孙良和他们家里人。短短几年时间，孙良从仁钦札木苏那儿又学会了几种“八音”的演奏法，这样，孙良已经能演奏十二种调的“八音”了。

孙良一家人在芒肯营子过了七、八年的光景，生活怎么也好不起来。平时大家劳动也不少，可这个屯子全都是沙坨地，土质不好，产量很低。所以，孙良一家决定再一次搬家，到七家子屯落脚，这时的孙良已经是个二十过头的小伙子了。

七家子屯可是个大屯，屯里有不少乐师琴手，孙良虚心好学，很快就和大家混熟了。他经常和那木吉勒、那达米德和伊兴嘎等民间艺人们一起合乐奏歌。在艺术实践中，他的演奏技巧不断提高，会拉的乐曲越来越多。

就在七家子屯居住期间，他和伊兴嘎研究和设计了“八音”的十二个调及每种调的几种把位，从此，孙良的四胡名声大振。

他们父子几人，一年到头起早贪黑的干，还总是缺吃少穿，父亲就不信天下这么大，找不见个好地方，一狠心说：“人挪活，树挪死，搬，再搬家！”这样，孙良一家又搬到不远的白家窝堡给一家姓白的地主当长工。

在这儿当长工分里长工、外长工两种，里长工（也叫旁青）住在主人家，吃喝也由主人家供给，少算工钱。外长工都是回家吃住，比里长工挣得钱多。孙良当了里长工，二十多岁的孙良和其他里长工一起住在伙房里，白天干完了活，晚上就聚在一起消磨光阴，拉胡吹箫自寻欢乐，自然就形成了旧社会农村里的娱乐中心，孙良是这个中心的骨干。

“九一八”后，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科尔沁草原也沦为“满洲国”的属地，人民除了遭受地主、官僚们的压迫外，还要遭受日本鬼子的迫害，弄得人心惶惶。孙良自己也不安于田间劳动，到处都有人请他去拉四胡，从此，他就背起四胡，告别了父母，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孙良虽然走屯串乡的演奏四胡，但除了一顿饭外，再也得不到什么其它东西，他的财产除了一把四胡外什么都没有。

时局动荡不安，今天抓国兵，明天抓劳工，孙良在一个地方呆不了几天，终日奔波、漂泊的草原上。

有一天，孙良在一个人家拉四胡，看中了这家的姑娘，她叫尚如珍，这姑娘也看中了他，两人情投意合。可姑娘的父母不同意，一是孙良穷，拿不出财礼；二是孙良是个拉四胡的，他们觉得拉四胡的人浪迹天涯，无家无业，实在是没出息。可是这姑娘坚决爱上了孙良，她劝孙良带她私奔成亲，正直的孙良想到自己，想到姑娘的父母，还是忍痛拒绝了。

在那动荡的年代里，孙良的初恋就这样完了，这次恋爱的失败深深刺痛了孙良年轻的心，他对爱情、对家庭生活冷漠了，又背起四胡去到处流浪，直到三十九岁还没成亲。

三、半天的屯长

当“满洲国”临近灭亡的前夕，地方上的警察更加疯狂，他们把每家每户全编了组，组有组长；一个屯里有几个组，屯长管这几个组长。他们一进屯就要税、要粮、抓劳工、派军款，闹得全屯鸡犬不宁，只要说没有或送得慢一点儿，就首先打屯长，打完屯长再打组长，打完组长再拿老百姓出气。所以，全屯上下没人愿当这个屯长，原来的屯长也跑了。

一天，孙良在一个屯子里拉四胡，屯里的几个组长灵机一动，合在一起商议了半天，想叫孙良出来当屯长，因为孙良是这一带有名的民间艺人，连那些警察都愿意听他拉四胡，他们平日在乡里横行霸道，但见了孙良也都点头让三分，还请他到坐席中间给他们拉拉四胡。这几个组长就想利用孙良这点优越性，推举孙良当了屯长，他们自己也就少挨打了。

他们想，硬让孙良干屯长，孙良肯定不会答应，只好生米做熟饭，造成既成事实再说。

这天中午，屯里的四个组长一起来告诉孙良说：“我们已经报了区政府，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的屯长先生了……”

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委任”，孙良不知怎么办好，只是连声推辞：“不行！不行！我只会拉四胡，不会当屯长！”

四个组长一看要坏事，忙说：“行啊，你行！就因为你会拉四胡，才选你当屯长呀。”说完四个人恭恭敬敬地行了礼就赶快走了出去。

孙良呆了一下午，怎么想也不是味儿，晚上，他没拉四胡，早早的躺倒睡了。第二天天一亮，他就背着四胡跑到区里，找区长声明：请免去自己屯长的职务。

这样，他只当了半天的挂牌屯长。

“八一五”以后，地方上土匪四起，国民党又开始“拉锯”，弄得科尔沁草原民不聊生。屯子里来了土匪或杂牌军，人们都跑去找孙良，因为这些土匪也都爱听四胡，又久闻孙良的大名。所以，孙良说话很顶事儿，遇见什么不好办的事儿，他一出面讲情，土匪们也就作罢了，屯子里的老百姓也免遭了一次灾难。看起来，孙良的四胡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

屯里的百姓深知孙良和他的四胡的威力，所以，他们更加尊敬孙良，有什么事儿都把孙良推在前头，一时间，孙良的名声更大了。

四、三十九岁成亲

草原解放了，牧民翻了身。孙良和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人民一起获得了新生。

孙良结束了流浪的生活，回到家里，孙良一家也分到了土地，科尔沁草原的蒙古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援解放战争的运动。

人们送子上前线，敲锣打鼓、扭秧歌，孙良等人也自然被请出来奏乐助兴。

这天，孙良在邻屯演奏乐曲，他们八、九个人的小乐队吹打得热火朝天，全屯都听得见，演得演得，来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年青妇女，她叫巴达玛，是这个屯的妇联主任，支前模范，丈夫去逝不到半年，人们都叫她巴主任。

这位年青的寡妇原来就听说过，孙良的四胡拉得全旗闻名，她从心里同情孙良个人生活中的悲酸遭遇，更喜爱他那优美的琴声，这次她是想亲眼看看孙良本人。

孙良的四胡声深深打动了巴达玛的心，几天后，哈日干吐屯又请来孙良和阿兴嘎演奏四胡，这次，巴达玛勇敢地向孙良表白了自己的爱情，并宣布要和孙良成亲。孙良当然同意，自己一生贫穷，已经三十九岁了还未成家。

可是，屯里有些人极力阻挠他们二人的婚事，有人对巴达玛说：“你怎么找了个拉四胡的人呐？他一无正业，二无财产，除了把四胡外，光棍一条……”

巴达玛爱上了孙良，坚决地回答那些人说：“孙良是穷，他那条破棉裤是用锅底黑染的白粗布做的，白天穿上当衣物，晚上还当褥子呢。他人长得也不算漂亮，可是，我就是爱他，我决心嫁给他！我喜欢他的四胡，喜欢他的琴声，你们说我嫁给他的四胡也行！”

就这样，三十九岁的孙良既没有摆宴席，又没有拜天地，俩人打伙成了夫妻。孙良除了他的宝贝四胡外，又多了一个宝贝——巴达玛。

五、参加革命

一九四九年春天，在乌兰浩特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派了个叫额尔德木图的人来找孙良和邻村著名的马头琴手色拉西，他说要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召一批在民间有威望的乐手和歌手，他是专程来请孙良和色拉西等民间艺人来的。他俩答应了。

不过，他们提出先回家看看，额尔德木图同意了。孙良、色拉西回家没几天，局势突然恶化，科尔沁草原上又来了一群国民党兵，所以，他俩一直在家等到局势安定、收割完庄稼后才准备启程。

正好，这时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从乌兰浩特又派人来，邀请孙良、色拉西等民间艺人。于是，孙良来到了乌兰浩特，参加了内蒙古文艺工作团。从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文工团里，他开始学习革命理论，懂得了拉四胡也是为人民服务这个道理。

一九五七年因工作需要，再加上年岁已近五十岁，孙良调离了内蒙古歌舞团，来到了内蒙古广播文工团一直工作到现在。

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里，孙良也被“红色风暴”所席卷，这样一位受尽人间痛苦的老艺人遭到了批斗、关押和审讯，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批斗时有人推他、打他，诬蔑他是牛鬼蛇神。孙良回答说：“我拉了一辈子四胡，给人民带来的是欢乐，自从参加了革命，我拉四胡是为人民服务，怎么成了牛鬼蛇神了！”

“四人帮”粉碎后，孙良得到了彻底平反，他很高兴，又重新拉起四胡来。

根据孙良多年的愿望和申请，一九八四年六月，经内蒙广播电视厅党组批准，孙良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位奋斗了一生的老艺人今天终于又在政治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孙良与四胡

传说四胡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了，也有人考证说四胡从元朝开始就在民间流行。四胡的历史可谓悠久，但制作并不复杂。四胡的琴筒可以用木头制作，也可以用铜或竹筒制作，胡杆儿上有四个琴耳，弦子分里、外弦，均为双弦。四胡善于表现轻快的曲调和叙述性曲调。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蒙古民族中普遍流行着的四胡，都是民间艺人自制的，主要是用来做“说书”或说唱“好来宝”的伴奏乐器，这种四胡定音较低，不能用于合奏。

现在，我们常用的四胡都是高音四胡，四胡怎样从低音转为高音的呢？这就要从孙良谈起。孙良的一生就是演奏四胡的一生，四胡的改革是孙良一生辛勤探索、研究的结果，孙良与四胡可以说是相依为命、难分难解啊。六十年来，四胡没离开过孙良，孙良也没离开过四胡。

六十年前，当孙良刚学四胡的时候，蒙古民族根本没有高音四胡，那时只有在民间流传下来的低音四胡，是“说书”艺人使用的伴奏乐器。

小孙良虽然酷爱四胡，可自己没有四胡，去哪儿弄一把自己用着合适的四胡呢？大人们用的四胡那么长，个儿又大，根本握不住，手指也够不上，更定不了弦，怎么办呢？这个难题孙良解决不了。每当大人们拉起四胡“说书”时，他就站在炕沿下，仔细观察四胡的形状和构造。有时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摸一下，被身旁的大人手打了回来，他悄悄把手藏起来仍不出声地看着。孙良左思右想，还是自己有个四胡好，而且要比大人们用的四胡小，适合自己用。于是，他产生了自己制作一把四胡的念头。

孙良家有个旧茶叶筒，盖儿坏了后，家里早已不用了，现在是孙良放玩具的筒子，形状是圆的，符合四胡琴筒的要求，而且不太大，用起来一定很方便。琴筒有了，他又自己做了个胡儿杆，胡杆的原料并不难找，可茶叶筒的一头用什么东西蒙住呢？实在难以找到，大人用的四胡是用蟒皮或是羊皮之类的东西蒙的，可这些他没有，他想到许多动物的皮，眼下都没有，怎么办呢？

有一天，孙良家来了个说书艺人，又是他母亲的亲戚，所以，家里杀了一只大公鸡，母亲把鸡毛拔完就放在外屋菜板上，孙良看看没人，很小心地把半个鸡皮完好无损地剥下来，一溜烟地跑了……

鸡皮被剥去了一大半，为此，孙良的母亲还以为是家里的大黑狗干的，狠狠地揍了它一顿，黑狗委屈地跷着一条腿“汪汪”地叫着逃跑了。

没过几天，孙良的小四胡做成了，琴筒上蒙着的大公鸡皮，开始时很松，不到半天，鸡皮是慢慢地绷紧了。弓子是根弓型柳条，上边绑了一束平时套家雀的马尾，他早先捡到的琴弦只有三根，第四根只好用十几根马尾代替。

孙良把制做好的小四胡藏在柴禾堆里，和平日玩的几个小朋友一见面，他就坐下来模仿大人拉起四胡来。孙良拉得十分认真，孩子们有的坐着、有的爬着，听得也很认真。他演奏完了，小朋友自然要评论一番，有的说：“不好听，没有大人们拉的四胡好听。”也有的说：“还差不多，就是音太尖了。”

这便是孙良艺术生涯的开始。四胡有了，但没人教他拉，怎么办？只好靠自己的爱好和毅力慢慢摸索着。

孙良经常随大人们去听“说书”，他并不注意“说书”的内容是什么，也不去观察四胡的形状和构造了，而是非常仔细地观察“说书”艺人拉四胡时的手指动作。他一边看，自己的小手也一边动，回来后立即操起自己那把小四胡，模仿“说书”艺人的手指动作，翻来复去，孜孜不倦地练习。有时小朋友们闻声赶来，他就把他们撵走，自己还没拉会呢，真怕他们七嘴八舌地干扰他。

日久天长，孙良在小四胡上能够断断续续地奏出当时流行的“特木勒”的曲调，这是在他脑海里印象最深的一首民歌。有时哪怕拉出一两段顺耳的音调，他也会兴奋得跳起来。主要的是他从中又得到鼓舞并增强了拉好四胡的信心。

此后，孙良逐渐学会了演奏更多的曲子，他生活的地方是人们称之为“民歌海洋”的科尔沁大草原，淳朴、优美的蒙古族民歌和美丽、动听的神话故事使孙良得到了真正的艺术熏陶，借助于手中的四胡，他听到的民歌比别人多，就是到了现在，孙良拉的许多民歌已经大部分没人会唱了。

从那时开始，孙良拉四胡时总愿意把弦定得很高，有时弦断，他宁愿结上疙瘩，也不愿意定低了音。他觉得说书艺人们把琴弦定得过低，声音嗡嗡的听起来不清晰，而把弦定高了后，声音清脆悦耳，颇为动听；原来听惯了低音四胡的人也越来越喜欢孙良演奏高音四胡的曲调了。

通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孙良研究出了四胡定弦的规律，高音四胡的外弦定为现在的 a' 音，里弦定为现在的 d' 音。这样，孙良把民间艺人们用来伴奏“说书”和说唱“好来宝”的低音四胡改革成了高音四胡，这就是蒙古高音四胡的由来。

孙良的改革，使四胡的演奏性能、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和丰富。有人称高音四胡为“孙氏四胡”，可见，孙良在四胡改革方面的巨大成就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现在的高音四胡既可以用于乐队合奏（以色彩性乐器的面貌出现），也可以单独演奏，又可以与其它乐器重奏（与三弦重奏的较普遍），还能给歌手演唱伴奏，这是经孙良改革的高音四胡在艺术实践中的广泛应用。

孙良这一成就得来不易，尤其是在旧社会，人们虽然愿意听别人演奏四胡，但都不愿学拉四胡，包括孙良的父亲和哥哥在内。因为在旧社会，琴手、歌手和说书艺人被认为是“乞丐”、“下等人”。可是孙良却不顾他人的歧视，坚决认定：“我就是从心眼儿里想拉四胡，别人也愿意听呀！要是拉好四胡，不是跟说话、唱歌一样好听吗？不也是给人们带来快乐吗？学四胡有什么不好呢！”